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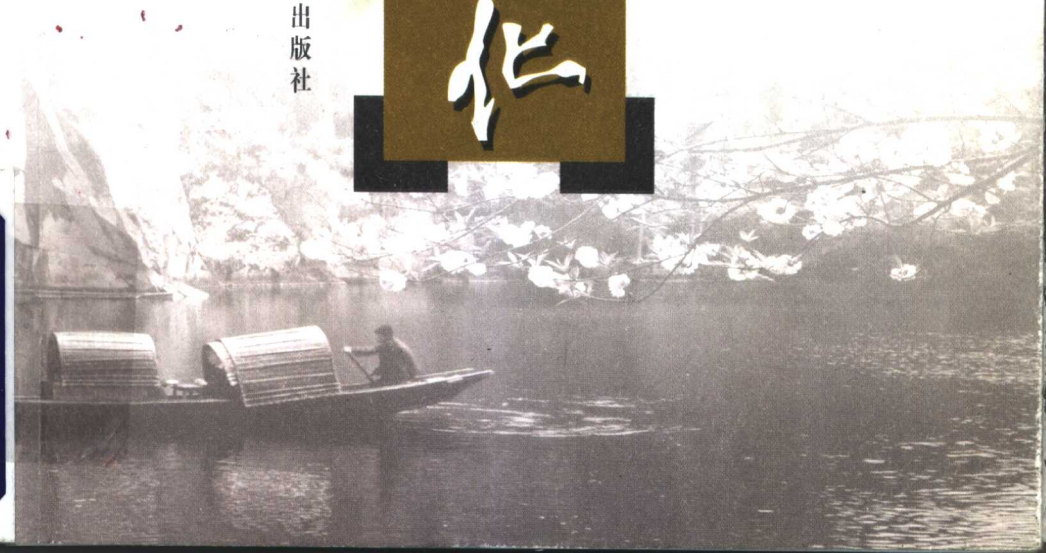


湖湘旅游文化

胡幸福 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从
三湘四水、
潇湘八景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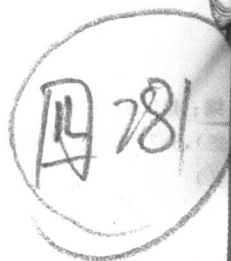


F592.764/1

主 编 胡幸福
副主编 陈永盛

湖湘旅游

文化



湖南大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87254

SBP68/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湘旅游文化/胡幸福主编,陈永盛副主编.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8

ISBN 7-81053-815-2

I. 湖... II. ①胡... ②陈... III. 旅游—文化
—湖南省 IV. F59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637 号

湖湘旅游文化

Huxiang Luyou Wenhua

主 编:胡幸福

副 主 编:陈永盛

责任编辑:罗景蓉

装帧设计:张 毅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21691(发行部),8821594(编辑室),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649312(发行部),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press@hnu.net.cn

网 址: <http://press.hnu.net.cn>

印 装:湖南大学印刷厂

总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0×1230 32开 印张:14

字数:352千

版次:2004年8月第1版 印次: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 7-81053-815-2/F·74

定价:26.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序 论

从“三湘四水”、“潇湘八景”说起

☆胡幸福

湖南什么最值钱？有人说最值钱的是两个字——“文化”，这不无道理。尽管“文化”是什么，学术界至今也没有说清（有260多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化必须植根于一方土地上，这是它赖以存在的空间方式；文化必须是人类与大自然互动留下的痕迹，这是它得以表现的主体；文化又必须有一个活动的过程，这是它赖以存在的时间方式。文化是一种持续的现象，作为某一特定的具体文化，其过程可以是发生、发展、结束，成为凝固的历史文化，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作为普遍意义的文化，它会与人类共存，共同发展，直到永远。所以文化的生命活力以及它的异质特征就是在人类的交往中体现出来。交往，使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向趋同的方向发展，使更多的人感到“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和，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及社会成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行为习惯”，“文化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整个活动方式”。交往也使人们认识到“旅游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中国大百科全书·人

文地理学》)。看来，湖南要做大做强“文化”这篇文章，还真离不开大力发展“旅游”这个载体。反过来，湖南的文化又是旅游发展的最好资源。因为“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都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因素”。在这方面，湖南有着雄厚的本钱。将这双方进行有机的结合，就是本书要弘扬的“湖湘旅游文化”。

说起湖南，人们总爱用“三湘四水”来指代。古往今来，有不少人把“三湘四水”当成了湖南的同义词。所谓“三湘四水”中的“四水”，即指湘、资、沅、澧四条河流。对这个词的含意，认识比较统一，大家没什么歧义，可是对“三湘”的含意，则有多种提法和不同的理解。

一种提法是：湘潭、湘乡、湘阴，合称三湘。但展开地图一看，你会发现，这三县只分布在湘北、湘中，不能概括湖南全省。

另一种提法是：湘北、湘南、湘西，这种理解地域范围虽然较宽，却把湘中、湘东遗漏了，因此也不能概括湖南。

再一种是从湖南地理特征加以概括的。据《水经注》称：“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始安县在广西北部地区，即现在的兴安县，汉代时这里属零陵郡管辖。阳海山现称海洋山，湘江即滥觞于此。清清的山水出海洋山后汇成江河，流至兴安县城被秦始皇人为分割。至今在县城郊外的分水塘河洲中仍立有一块“湘漓分派”大石碑。水到这里七分作为湘水向东北流去，三分成为漓水向西南流去，这是湘漓二水的分水处，人们通称“漓湘”。湘水蜿蜒流入湖南零陵，与发源于九嶷山的潇水汇合后向北奔流，这一段为湘水中游，称“潇湘”。潇湘二水滚滚流到衡阳，与蒸水合流，为湘水的下游，称“蒸湘”。从而将“漓湘”、“潇湘”、“蒸湘”统称“三湘”，这种说法在古代看来有它的合理性，但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说法的明显缺点就是没有涵盖湘西北大片土地。同时，漓水未流入现在的湖南境内，而是掉头向西南流去，把它列入“三湘”，是不够妥当的。

还有一种提法，则是认为所谓“三湘”应是“潇湘”、“蒸湘”、“沅湘”的简称。因为，湘水流经长沙、湘阴后与沅水汇合，是湘水的下游，称“沅湘”。屈原有“浩浩沅湘，分流汨兮”的诗句，可见古时已有“沅湘”之称。结合今天湖南的现状来看，湘水是湖南最大的河流，为湘、资、沅、澧四水之首，贯穿湖南。沅水是湖南最长的河流，流经湘西，注入湘东。潇湘二水与蒸水在衡阳合流后称“蒸湘”注入洞庭湖。因此，应以“潇湘”“蒸湘”“沅湘”合称“三湘”较好，涵盖了整个湖南，就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湖南的地理特征。但对古人的文献或他们的眼光又不能简单划一地这么理解。所以“三湘”仍然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概念。在古代它概括的是南楚（如楚国、长沙国等等）的“湖湘”，在现代它指的是今天的湖南。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以南，南岭以北。东邻江西，西毗川黔，南接两广，北连湖北。全省东西宽 667 公里，南北长 774 公里，土地总面积 21.18 万平方公里。湖南地势大致呈东、南、西三面环山，中北部低平，向北开口的马蹄形地势。于是形成了水往北流，四水一湖的洞庭水系。总的来看，湖南是个多山的省份，自古以来就有“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按地貌类型划分，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51.2%，丘陵占 15.4%，省境西北的武陵山脉和西部的雪峰山脉，海拔 1000~1500 米，雪峰山是湖南省东西之间自然与经济的重要分界线。南面有横亘东西的南岭山脉，海拔在 1000 米以上，是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省境东部为湘赣边界的幕阜、连云、武功、罗霄等山脉，海拔 1000 米左右，是洞庭水系和鄱阳水系的分水岭。全省盆地占 13.9%，平原占 13.1%，水面占 6.4%；按利用特征来划分，耕地占全省总面积的 15.1%，林地占 43.0%，宜林宜牧荒山占 15.3%，水面占 6.4%，聚落、交通和工矿等用地占 19.7%。从资源看，湖南人均土地面积为 5.7 亩，不到全国人均数的 1/2。据 1988 年统计，

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0.84 亩，比全国人均耕地少 0.46 亩，且逐年减少。每年约减少耕地 18 万亩，而每年增加人口约 60 万人，人多地少的矛盾在湖南已很突出。湖南的水资源看起来也还比较丰富，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约 2000 亿立方米，但利用率只有 15%；另一方面，湖南也存在缺水问题，由于降水年际变化大，干旱频繁，近 40 年中，旱灾年份达 2/3。还有年内降水分布不均，季节性干旱时有发生，而且往往是南旱北涝。

湖南是个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农村有近 6000 万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81.77%。在农村，人口增加吞食了小农经济维系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湖南的工业近年来虽有长足的发展，但先天不足，比起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来，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全国范围来看，也仅居中游而已。湖南在全国能叫得响的惟有文化这一块，这是山水自然的厚赐，是老祖宗辛勤拼搏留下来的丰厚遗产。湖南自古就是文化的丰产区。

走进湖南，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一股文化的潜在原动力在不安地躁动，一去三千里，一鸣冲九天的躁动。在省府长沙，湘江西畔，岳麓书院的山门上镌刻着湖南的骄傲：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它记录了千百年来湖南的文采，也成为铭刻在湖南人脸上的标记。然而也有人说，“惟楚有材”，这句古谚在古代指的是身兼白云黄鹤的湖北人，湖北人才是楚文化圈子里的领头羊，湖南人只不过扮演了陪太子读书的角色。灵气飘拂的湖南山水虽然也是楚山楚水，但却只有替人作嫁衣的分，充当无数外地风流人物登山临水吟哦歌咏的布景。面对这样的刻薄，好强的湖南人无不身体力行奋起反驳。真材实料的才子也好，陪太子读书也好，他们总是在埋头苦干，延续着自己深厚的文化根基。

古代的湖南，虽然地处“南蛮”，但早在四千多年前，神州圣明君主舜帝就流连于这块崇尚万物有灵、巫风盛行的土地，古朴幽丽的神秘风物情貌使他醉倒。九嶷山的白云最终接纳了他的

灵魂，而潇湘大地随之演义出娥皇、女英泪洒斑竹的刚烈故事。从此，天下为公的明君、暴烈刚勇的淑女，为湖南人树立起思想的图腾。接着，历史又送来了一代忠魂，万世文豪的屈老夫子。他那动天地、泣鬼神的楚辞在潇湘大地的血脉中种下了湖湘文化的基因。楚文化的发展，有湖南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里，中原文化和当地三苗文化历史的碰撞、整合，升腾为湖湘文化。它清奇如穿波而出的湘江，直贯长江，经流整个南中国，成为华夏大地上与中原文化相映成辉的楚文化的精髓。正是在潇湘这块土地上，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中华文明的代表事物和人物：这里有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稻；有舜帝墓、炎帝陵；有商代青铜器四羊鼎；有媲美北国的南长城；有神秘的里耶文化；有二千多年不朽的西汉女尸；有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东汉“蔡侯纸”；有世界上目前硕果仅存的女性专用文字；还有名噪千年的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有炳彪史册的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这里还孕育出了统治中国思想界700多年的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到了近代，更是群星璀璨，风流竞出。既出了硬骨头哲学家王夫之、放眼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也出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出将入相的风云人物。既出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甘愿为维新变法引颈菜市口的谭嗣同，也出了为推翻封建唤起民众，甘蹈大海的陈天华，为建共和出生入死的黄兴、蒋翊武、蔡锷、宋教仁。既出了平民文学大师沈从文，更出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还有刘少奇、任弼时、蔡和森等。这些都是读书人啊！他们在三湘四水的热土地上出生，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一颗颗躁动的心，应着时代的脉搏起伏，合奏出湖湘文化的精神旋律。

湖湘文化发展到近代，其精髓主要体现在，“文章传万世，铁肩担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经世致用”、“敢为人先”。一本《海国图志》足看出湖南人胸怀远大。旷代逸才杨度不无自豪地写下了《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

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陈独秀把这称作湖南人的精神。湖南，确是块人杰地灵的热土地。湖南人有渴望自强、渴望为中华强盛自荐热血、勇担道义的历史。

除了人文精神，湖南的自然山水也为今天的湖湘旅游文化奉献了一份厚礼。从某些方面看，它可以说在神州大地肇旅游文化之先河。且不说中华人文始祖炎帝、舜帝都曾游历于潇湘的热土上，光说中国旅游文化中的“八景”情结就是由潇湘而起。现在当你在中国各地山川名胜旅游时，你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导游都会如数家珍地向你介绍当地的“八景”。可以说，“八景”成了一个地方的旅游名片。如北京有“燕京八景”、西安有“关中八景”、广州有“羊城八景”、山西有“太原八景”、甘肃有“天水八景”、河南有“洛阳八景”、四川有“成都八景”、安徽有“芜湖八景”、江苏有“吴江八景”、江西有“临川八景”、浙江有“普陀八景”、广西有“桂林八景”、台湾有“新竹八景”等等，不可一一。

为什么都叫“八景”呢？这不仅仅是出于中国人对“八”的情有独钟，而是一种旅游审美心理的期盼。就连日本一位对中国旅游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松下隆章先生也说，中国各地的八景“是对遥远的潇湘八景的向往而产生的假托”。说起“潇湘八景”，又是湖湘文化的骄傲。

“潇湘”，无论从“三湘”还是“四水”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在很多场合成为湖南的代名词。正是潇湘这充满灵气、神奇绮丽的山水间，使历史上无数的游客如痴如醉，在审美中得到心灵的升华。尤以文人墨客为甚，他们将这美好的感受以泼墨作画和诗歌吟唱的形式凝结在尺素之上。其中的精品代代相传，成为经典之作，其审美对像也就成为山水画艺术和诗歌创作的传统题材。“潇湘八景”就是这样产生的。

最早将“潇湘”概念用于诗词中的是唐人杜牧（803~853），

他到湖南旅游，乘舟溯湘江至南岳衡山时，见大雁从头上飞过有感而作《早雁》，其中有诗句：“莫厌潇湘少人处，水多菇米岸莓苔。”那时潇湘一带空旷人稀，水中泽畔长满了菇米（湖南人称之为茭白）、莓苔，这些东西都是可食用的，诗人希望南飞的大雁不要再飞了，足以在这里停留下来。稍后的和尚诗人尚齐己（860~940）到湖南云游，沿潇湘一带写了不少的诗，其中《谢橘洲人寄橘》诗中也用了“潇湘”一词：“洞庭栽种似潇湘，绿绕人家带夕阳。霜裹露蒸千树熟，浪围风撼一洲香……藏贮待供宾客好，石榴宜称映舟光。”描绘了当时旅游见闻的场景：在长沙橘洲上种橘子，和潇湘一带差不多，用的是洞庭湖良种在洲上成片栽种。每当秋后，只见夕阳西下，绕屋的绿树丛中挂满了经霜后熟透了的红橘，在晚风中清香会飘盈整个洲岛上。贮藏橘子用以款待佳宾，直到次年五月石榴花开，岛上又是一片艳红时，泛舟湘江品橘，味道仍然很鲜美，是何等惬意呵！此后，写潇湘的诗词佳作就层出不穷，潇湘也就成为湖南山水风光和诗化了的湖南的雅称。

受诗人的启发，画家在将湖南的山水美景搬上尺素时，也开始冠以“潇湘”的名称。其最早者要算五代时的南唐画家董源。这是一位旅游爱好者，也是中国江南山水画派的开山鼻祖。他创作了一幅《潇湘图》，画的就是湖南的山山水水。此画现藏故宫博物院。该画属描绘江南山水的早期作品，展开画卷便可看到沙渍平坡，近处为芦汀沙坡，远处为山峦茂林，水面上有船只荡漾，船上、滩头、坡边均有五分大小的各色人物。画中小树多用台点点缀而成，平远山峦均用短笔披麻皴和淡墨点子皴，水墨淡赭色烘染。这种花青远墨技法，描绘的是长山复岭，没有奇峰峭壁，透出平淡幽深的气息。观者所见无不有随作者同游潇湘，亲临其境的感觉。特别是画中人物，虽小而神态逼真，一个个活脱脱的游伴。这幅画曾收入《宣和画谱》，传至明代，为董其昌所

有。他非常珍视，为之题跋并命名为《潇湘图》。董其昌之后，这画又辗转经历了明代袁枢，清代姚际恒、卞永誉、安岐、毕源等人之手，最后收藏于清宫。历经千年和战乱兵灾而安然无恙，流传至今，真是潇湘山水的灵气所致吧。

真正提出“潇湘八景”的肇始者是李成，定型者是宋迪，鼓吹者是米芾，推广者是宁宗皇帝。

李成（919～967），字咸熙，人称李营丘。他是北宋初期的山水画大腕级的人物。是他首次浓缩潇湘山水，典型地表现于画面，创作了《潇湘八景图》。他的学生宋迪，字复古，洛阳人，秉承老师衣钵，既好远游，又钟情山水，特别痴迷于平山远水，画风于平凡中见精神。他是位不错的画家，又当点官，曾任荆南转运判官，经常宦游荆楚潇湘之地。这对他的艺术创作大有裨益，尤其是在野外见多了山水寒林，使他的笔下愈发精湛。嘉祐八年（1063年）春天，他来湖南永州出差，沿途受潇湘两岸景色所诱，心往神追，创作出了潇湘风景平山远水8幅。据宋代著名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山远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宋迪一生创作了不少的画，但他最得意的就是这“潇湘八景”。看来他得意的不仅仅是艺术技巧的本身，更是对旅游客体的高度概括，以及艺术与审美结合集中展现的创意。是他作为画家、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艺术手法将旅游客体收入他审美镜框中的一种创新。他这一创新精神立刻得到了“好事者”（当时旅游文化发烧友）的响应。当年就在当地的资助下，集资于长沙城驿步门外（今湘江北大桥引桥附近）建成“八景台”，上嵌八景图。引来无数文人墨客题咏，极盛一时。可以说，文人们将潇湘八景作为诗画题材，实际上始于宋迪。是他燃起了后人的“八景”情结，是他将“八景”模式无意间固定了下

来。当然，“发烧友”的鼓吹也功不可没，尤其是有了明星级的发烧友加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米芾，这位米“发烧友”是当时最著名画家之一，徽宗皇帝召其为书画学博士，曾授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官。他善画又好游，为了一方碑文书法专程跑到长沙来旅游，意外地又购得了“潇湘八景图”真迹（或说是李成的，或说是宋迪的），喜不自禁。自称“拜石余间，逐景撰述，以当卧游对客，即如携眺”。于是写成《潇湘八景图诗序》。他的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当卧游对客”。这种主动的湖湘旅游文化建设精神，对今天的湖南人来说都还是一种鼓励。有了这明星级人物的鼓吹，潇湘景致在当时就名声在外了。一传十，十传百，传到皇帝老子耳朵里，听得也心痒痒的。南宋宁宗皇帝赵扩（1195~1224年在位）苟安江南，内忧外患，无所作为，却是一个文化爱好者。他虽然不会画画，也写不出好诗词，但他有皇帝的金字招牌，于是将潇湘八景的组诗用朱红御笔抄一遍，这就是最好的名人效应广告。使得潇湘八景名声大噪，也使得潇湘大地成为文人墨客、朝廷大员、地方官吏意往神游的地方。他们纷纷泛舟潇湘，走马湘楚，连宫廷画院的画家们也纷纷前来争相摹绘“八景”。所谓“潇湘八景”及米芾的组诗内容如下：

1. “潇湘夜雨”

景点在永州城芝山区北面潇湘亭。潇水与湘水在苹岛汇合后，称为潇湘。雨落潇湘的夜景，是旧时文人藉以寄情的著名景观。宋迪所画的“潇湘夜雨”已不存世。他在元丰初年（1078年）还画了一幅《潇湘晚景图》，大概也是这一带的风光，可见这里的景致给他印象之深刻。可惜这画亦不存。此后，元、明、清历代画家如夏圭、王洄、法常、王洪、文徵明、张龙章等，也都作过《潇湘夜雨图》，今均不存。现代人也有按此题创作的作品，如岭南山水派的黎雄才在1932年曾作《潇湘夜雨图》，参加比利时国际博览会获过奖。

米芾题的“潇湘夜雨”诗是：

“大王长啸起雄风，又逐行云入梦中。想象瑶台环佩湿，今人魂断楚江东。”

2. “平沙落雁”

此景在衡阳市回雁峰一带。潇湘自永州向北流经 200 公里许，抵南岳 72 峰的回雁峰。传说每年秋后，北方天气转冷，大雁南飞，而南方正是秋风送爽，艳阳高照，大雁飞到这里就不再南行了。这里有温暖的气候，更有丰盛的食物和美丽的旷野平沙。大雁起落天地之间，相戏沙洲芦丛之中，动静相宜，好一幅生动的水墨画。米芾给“平沙落雁”的题诗是：

“阵断衡阳暂此回，沙明水碧岸莓苔。相呼正喜元矰微，又被孤城画角催。”

3. “烟寺晚钟”

此景在衡山县城北清凉寺。此清凉寺又名方广寺，但不是南岳名刹方广寺。不过这一方广寺也因地理风光，入选八景，以“烟寺晚钟”而扬名海内外。湘江从回雁峰流到此地仅 30 多公里，这里每当晚风轻拂江面，万物入眠，惟有江岸山上寺庙里传来报时的钟声，悠远深沉。这时客寓江中舟上的游子将是怎样一番心情？然而，岁月的磨蚀，禅寺消隐，钟声不再，舟中游子又是怎样一番滋味在心头？面对此情此景，米芾的题诗是：

“绝顶曾僧未易逢，禅林常被白云封。残钟已罢寥天远，杖锡时过盖紫峰。”

后来有宋代和尚法常又画了一幅《烟寺晚钟图》，被日本人弄去，作为“国宝”，现藏于东京白金台富山纪念馆明月轩。

4. “山市晴岚”

湘江由衡阳继续北行约 150 公里，到达湘潭市的昭山。这里是远古圣人曾经游览过的地方，时常紫气缭绕，岚烟袭人，云蒸霞蔚。江边独立一峰，亭亭玉立如出浴仙子。米芾曾亲临其地游

览，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春游时节。他将自己的心情和游记题于画中了：

“乱峰空翠晴还湿，山市岚昏近觉遥。正值微寒堪索醉，酒旗从此不须招。”

南宋时，有玉润和尚也曾作“潇湘八景图”，现仅有《山市晴岚图》传世，藏于日本山光美术馆。

5. “江天暮雪”

此景在长沙湘江之中的橘子洲尾一带。此处清代也叫水陆洲，所以也有水陆洲雪天晚景之说。橘洲大概在6世纪就已出现，它是湘江浩浩北行的进程中，抛卸泥沙堆积而成。最早把橘洲写进诗词中的是唐代人张九龄。此后，有唐一代，相继到橘洲上游览并写下诗句的有骆宾王、杜甫、韩愈、柳宗元等数十位诗人。其中杜甫的名句：“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是对橘洲真实的写照与赞美。他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告诉人们，无论沧海桑田变迁，橘洲的沃土仍不改其品质，年复一年地用似水柔情哺育着生民。宋代时，长沙湘江中已有沙洲3个，即今天橘子洲的南、中、北三段。“江天暮雪”就是赞誉橘子洲的冬雪晚景。这里自古为长沙名胜，身处洲上，东望长沙古城，西瞻岳麓枫林，当大雪纷飞，白色江天浑然一色，世间万物寂寞，江岸商船落帆，游人的心境也会随着雪光中的暮色烟雾漂浮不定。所以，米芾题写的诗句是：

“菱笠无踪失钓船，彤云暗淡混江天。湘江独对君山老，镜里修眉已皓然。”

现存最古的《江天暮雪图》是南宋画家王洪所作的绢本水墨画，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

6. “远浦归帆”

景点在湘阴县城靠湘江一带。湘阴是古代水驿要塞，也是重要的商业码头。这里离长沙约70公里，又是湘江入洞庭湖处，

水域十分宽阔，水道四通八达，在自然经济时代，这里是鱼米之乡，在商品经济发达时期，这里又是良港。富庶的生存环境，自古以来就成为渔夫商贾的栖宿地。米芾的题诗基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诗曰：

“江汉游女石榴裙，一道菱歌两岸闻。贾客归帆休怅望，闺中红粉正思君。”

可以想象，每当黄昏，远山含黛，岸柳似烟，归帆点点，渔歌阵阵，等待归帆的渔妇和企盼宿客的青楼女子站在晚风斜阳中，衬托出一片温馨怅望的繁忙景象。忽闻江面上游船里飘出醉人的歌声，引得商船上孤身在外的商人心旌摇曳，情不自禁。然而，“闺中红粉正思君”的情感又把游子的思绪引向遥远亲人的身边，带给游子一袭盈溢着粉脂气息的夜梦。

现在能看到的《远浦归帆图》则是法常和尚的作品，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日本人视其为“重要的文化财产”。

7. “洞庭秋月”

此景在洞庭湖君山一带。秋天晚上的洞庭湖，月色如银，碧水如镜，朦胧之中，你会感觉到空中不杂任何痕迹，八百里洞庭无边无际，只有温柔的夜风在湖面轻轻拂过，带起一丝丝水腥味将月光和湖光调和交融，沁入游人的心中。无论是登君山赏月，上岳阳楼远眺，还是泛舟湖中戏水，都别有一番情怀涌心头。这里曾经迷醉了多少风流人物！所以米芾为“洞庭秋月”写下诗句：

“李白曾移月下仙，烟波秋水洞庭船。我来更欲乘黄鹤，直上高楼一醉眠。”

南宋宫廷画家夏圭也曾摩画过《潇湘八景图》，其中“洞庭秋月图”被美国人藏于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其他7幅图已经不存于世。

8. “渔村夕照”

景点在桃源县武陵溪一带，这里属西洞庭湖区域。因为陶渊明写了一篇中国式的乌托邦《桃花源记》而使这里出了名，历代都有文人游客来寻访。想象中的桃花源很难再现，但爱屋及乌，陶渊明所说的那位发现桃花源仙地的武陵人是捕鱼为业的，于是武陵地带的渔村也就成了文人墨客所憧憬的对象。以此地景观为依托，尽情想象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米芾对“渔村夕照”的题诗是：

“晒网柴门返照新，桃花落水认前津。买鱼贾酒湘江去，远吊怀沙作赋人。”

现在传世的《渔村夕照图》，是法常的作品。亦被日本人收藏于东京青山根律美术馆，并视其为他们的“国宝”。

“潇湘八景”的选景模式及审美指向，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建设影响极大。一方面，促进了全国各地旅游景点的发掘与建设，刺激了旅游活动，间接推动了古代社会经济发展。自从“潇湘八景”问世后，不仅吸引无数文人逸士来旅游观光，更重要的是它使其他更多地方有头脸的人们和附庸风雅的官员们，为张扬本地知名度，也出于对潇湘八景的景仰爱慕之情，干脆将本地有些模样的风景名胜也命名为“某某八景”，请丹青作画，邀乡贤咏诗。此风几百年来愈演愈炽，到清代中叶，各府、州、县修志时达到顶峰，无不精选景致定为“八景”，为地方增色。没有八景的，想方设法凑足八景；景点丰裕的则十景、十二景、十六景，乃至几十上百景都冒出来了。如“西湖十景”、“巴渝十二景”、“桂林十六景”、“扬州二十四景”、“金陵四十八景”、“青城一百零八景”等等。更多的景点开发，必然刺激更多人的旅游欲望，旅游业在人们的欲望燃烧中升腾。

另一方面，它将旅游文化中的景观程式化了。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被生搬硬套地嵌在八个固定的样板模式之中，使得长期以

来很难跳出其窠臼。虽然也可以说是李成、宋迪的创作达到了经典之美，不为后人所企越，但它终究在某些方面对人们在旅游文化领域内的创新精神起了弱化作用。这从各地“八景”的名称就可看出，内容几乎都离不开雨、烟、钟、风、雪、月、荷、照之类的字眼。如燕京有“金台夕照”，吴江有“西山夕照”，普陀有“磐陀夕照”，新安有“五陵夕照”，台湾有“赤嵌夕照”，西湖有“雷峰夕照”等等，都是不用动脑子从“渔村夕照”名字照搬过来的。这是八股时代文人的墨守成规和思维懒惰在旅游文化中的表现。就连曾经六次遍游江南的风流天子乾隆皇帝，其文思也摆不脱这几个俗气的雅词。他御笔钦定的北京八景无非是些金台夕照、卢沟晓月、西山晴雪、蓟门烟村、太液秋波之类。以上种种，给人的印象是：广袤的神州大地，各处景观名称虽不千篇一律，也似曾相识。而且“八景”不仅多而滥，更有不少是牵强附会，言过其实。鲁迅先生就很反感这种只做表面文章的浮夸风做法。这样招徕的游客往往只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倒了胃口。其实，我国各地优美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比比皆是，需要的是有心去开发，要建立起自己的特色。包括景点命名也要贴近自己的特色。

“潇湘八景”的历史给我们的启迪至少有三方面：其一，它说明湖湘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的历史非常悠久，旅游文化特色突出且根基深厚；其二，它也告诉我们，旅游文化是需要创新的。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就会失去时代给予的契机，没有创新终究会被湮没在历史滚滚俗尘之中。

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W. 麦金托什将旅游动机划分为四类，其中文化方面的动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学者田中喜一也将旅游动机分为四类，其中属于文化领域的就占了两类。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古代的旅游更是基于文化之上的。现代中国学者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们在分析旅游动机时，无论划分有多么